

本期要目

- 法輪功使我全家受益 (2)
4·25 上訪真相揭秘 (3)
一家五口慘遭迫害 (4)
觸目驚心的構陷 (5)
海底古城揭示人類起源 (6)
康熙看病 (7)

第八期

2001年6月

清流

Mailing Address:

一、峨嵋山奇遇

我十四歲時就有師父找到我，教我修煉的法門，那時候我還是一個剛讀中學的小姑娘。這個師父的年齡有五百多歲了，經常要給我講法，一個問題一講就是幾個月，而我也還是似懂非懂。一開始我的天目就是打開的，看到各個廟裏、寺院裏到處都是狐、黃、白、柳等等附體，佛像上根本就沒有佛。這些可怕的景象把我嚇得要命，所以我經常懇求師父把我的天目關掉。

文化大革命開始後，別人都去了北京，我一個二十六七歲的女子卻獨自上了峨嵋山。在半山腰的一個寺院裏，我結識了一位七十多歲的老方丈，我懇求在他這裏借宿。老方丈說：“居士啊，你走錯了方向，你應該向北走”。我趕緊說：“我沒有走錯方向，北邊是俗人去的地方，這裏才是我要來的地方”。方丈聽了很高興，我與他結成了莫逆

未來人的神話

之交。住了兩晚後，我問方丈怎麼把猴子招來，我知道峨嵋山的猴子是通靈的。方丈說：你對著山谷喊：“三兒，快回來趕齋”就行了。我選了個可使聲音迴繞的方向對著山谷一喊：“三兒，快回來趕齋”。一會兒就來了幾百隻猴子，在我面前又唱又跳，高興得大翻筋斗。最老的那個猴子過來把我一把抱住，在我臉上一個勁地親，口水都流到我臉上了，然後牠從嘴裏吐出一顆丹來給我吃。我看著嫌髒，不敢吃。方丈說：“居士，你心裏還有障礙，這丹可是牠修了幾百年修來的呀”。隨後這群猴子從山谷的這邊到那邊搭成一個猴橋（後面猴子的手抓住前面猴子的腿，一個接一個），那個老猴子把我抱起來從這個猴橋上走過去，

嚇得我不敢睜開眼睛看。然後牠們把我送過界送到另一群猴子那裏。方丈跟我說：“歷史上只有蘇東坡一個姓胡的朋友受過如此待遇，你是第二位，而且你比他要多兩樣，一個是老猴子給你的丹，一個是猴子把你送過界去，而猴子一般是不許過界的”。

峨嵋山上有很多修道的人，一般是看不到他們的，他們都用功能把自己呆的地方隱起來，就跟神話故事中說的一樣。在半山腰以下都是一些修了兩三百年，最長不超過五百年的人。這個群體人數最多，他們的功柱也只能沖到半山腰往上多一點。在修煉界裏歷來都是師父找徒弟，從來沒有徒弟找師父的，人要想找到他們都是痴心妄想。半山腰往上，修道的人就逐漸地減

少，他們的道行也越來越高，年齡也越來越大。到山頂上那就寥寥無幾，他們都修煉了兩千年以上了，他們的功柱也已沖出了銀河系，有的已超過如來境界很多，但他們還在修，還沒有修成圓滿，這裏面有我過去的師父。後來我知道我們偉大的師尊李洪志老師上峨嵋山的時候，全部峨嵋山的修煉人都出來歡迎我們的師尊，他們的功柱像焰火一樣五顏六色沖向空中。



二、康藏聞天機 發願尋大法

文化大革命的後期，我跟另一位修煉中的人一起去了康藏地區，希望在密教中找到即身成佛的法門。修煉界的人都知道，西藏的密教早已是政教合一的了，根本不是修煉，真正的藏密在康藏而不在西藏。當我們到達的時候，遇上了一位從長春一步一拜拜到康藏來尋求正法的人，我們一起找到了一座大寺院。寺院中一位大喇嘛正在講法，我們去後，這位大喇嘛把我獨自叫到他的身邊並排坐下來聽他講法，這在藏密中是非常稀有難得的大禮遇。大喇嘛問我們為甚麼要到康藏來求法，我們都說內地已經沒有正法了，寺院中到處都是狐黃白柳的附體，所以上這兒來求正法。大喇嘛靜下來想了一下說：“不對呀，內地不久就會有萬古難遇的大法傳下

渴望

蓮心

《渴望》是一部非常有名的電視連續劇。該劇在九十年代初曾風靡全國，不知是否還有人記得，當時國人對這部電視劇著迷的程度。其中三首插曲唱遍大江南北，長城內外，國人不分男女老少，臺上臺下，百唱不厭，至今仍然久唱不衰。但是又有多少人能知道為甚麼這部電視劇如此令人情有獨鐘呢？插曲中的甚麼東西使人如此難以忘懷呢？又有誰能準確地知道該劇喚起了一種甚麼樣的情愫呢？我想和大家重溫一下其中的三首插曲。修

煉後的我從中找到了一種全新的感受，我願和大家一起分享。

（一）《渴望》主題曲 ——渴望

悠悠歲月，
欲說當年好困惑，
亦真亦幻難取捨。
悲歡離合都曾經有過，
這樣的執著究竟為甚麼？
漫漫人生路，
上下求索，
心中渴望真誠的生活。
誰能告訴我，
是對還是錯？
問詢南來北往的客。
恩怨忘卻，
留下真情從頭說，
相伴人間萬家燈火。

故事不多宛如平常一段歌，
過去未來共斟酌。

無論這個社會在怎樣沉淪，善良的人總是懷著善念，渴望著真誠的生活，國人對這首歌的喜愛正好說明瞭這一點。可是，末劫的社會正如李老師所說，“人的自私、貪婪、愚昧、無知和人善良的本性交織在一起，無知地造就著自己將要承受的一切，正在吞噬著社會。世界上各種社會問題百出，危機四伏，……”人人皆知，在這樣的世道，想真誠的生活難於上青天。心存善念的人為了活得坦蕩一點，安心一點，徒勞地在人慾橫流和物慾橫流裏污濁中掙扎。更糟糕的是，人們早已失去了對和錯的準則，善與惡的標準。只能落得個

“問詢南來北往的客”。

常人生為幻所迷。但善之間可以體會到人間的幻像之虛，有口無心地唱到，“這樣的執著究竟為甚麼？”

這首歌的第三段勸人不計得失，從善如流。你如能忍，就能從容地對待生活的苦難，而過去的一切終究會變成一種悠悠的懷念，就像如歌的行板。話雖如此，在這十惡毒世，做人難，做好人難，做不計得失的好人難上難。做好人縱然令人神往，也只能感嘆，流水落花春去也。又有多少人能出於污泥而不染呢？無奈於人類社會的墮落和敗壞，大多數人對人間“真善忍”的追求，只能是畫

(下轉第二頁)

(下轉第八頁)